

丰 收

叶紫 著

时间是快要到清明节了。天，下着雨，阴沉沉的没有一点晴和的征兆。

云普叔坐在“曹氏家祠”的大门口，还穿着过冬天的那件破旧棉袍；身子微微颤动，像是耐不住这袭人的寒气。他抬头望了一望天，嘴边不知道念了几句什么话，又低了下去。胡须上倒悬着一线一线的涎沫，迎风飘动，刚刚用手抹去，随即又流出了几线来。

“难道再要和去年一样吗？我的天哪！”

他低声地说了这么一句，便回头反望着坐在戏台下的妻子，很迟疑地说着：

“秋儿的娘呀！‘惊蛰一过，棉裤脱落！’现在快清明了，还脱不下袍儿。这，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样吗？”

云普婶没有回答，在忙着给怀中的四喜儿喂奶。

天气也真太使人着急了，立春后一连下了三十多天雨没有停住过，人们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。往常都是这样：春分奇冷，一定又是一个大水年岁。

“天啦！要又是一样……”

云普叔又掉头望着天，将手中的一根旱烟管，不住地在石阶上磕动。

“该不会吧！”

云普婶歇了半天功夫，随便地说着，脸还是朝着怀中的孩子。

“怎么会呢？春分过了，还有这样的寒冷！庚午年，甲子年，丙寅年的春天，不都是有这样冷吗？况且，今年的天老爷是要大收人的！”

云普叔反对妻子的那种随便的答复，好像今年的命运，已经早在这儿卜定了一般。关帝爷爷的灵签上曾明白地说过了：今年的人，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！

烙印在云普叔脑筋中的许多痛苦的印象，凑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。他记得：甲子年他吃过野菜拌山芋，一天只能捞到一顿。乙丑年刚刚好一点，丙寅年又喊吃树根。庚午辛未年他还年少，好像并不十分痛苦。只有去年，我的天呀！云普叔简直是不能去想啊！

去年，云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饭，今年就只剩了六个：除了云普婶外，大儿子立秋二十岁，这是云普叔的左右手！二儿子少普十四岁，也已经开始在田里和云普叔帮忙。女儿英英十岁，她能跟着妈妈打斗笠。最小的一个便是四喜儿，还在吃奶。云普爷爷和一个六岁的虎儿，是去年八月吃观音粉^①吃死的。

这样一个热闹的家庭中，吃呆饭的人一个也没有，谁不说云普叔会发财呢？是的，云普叔原是应该发财的人，就因为运气太不好了，连年的兵灾水旱，才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。不然，他也不会那么示弱于人哩！

去年，这可怕的去去年啦！云普叔自己也如同过着梦境一样。为了连年的兵灾水旱，他不得不拚命地加种了何八爷七亩田，希

① 观音粉：一种白色的细泥土。

图有个转运。自己家里有人手，多种一亩田，就多一亩田的好处；除纳去何八爷的租谷以外，多少总还有几粒好捞的。能吃一两年饱饭，还怕弄不发财吗？主意打定后，云普叔就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所屋子，来租何八爷的田种。

二月里，云普叔全家搬进到这祠堂里来了，替祖宗打扫灵牌，春秋二祭还有一串钱的赏格。自家的屋子，也是由何八爷承受的。七亩田的租谷仍照旧规，三七开，云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，便算很不错的。

起先，真使云普叔欢喜。虽然和儿子费了很多力气，然而禾苗很好，雨水也极调和，只要照拂得法，收获下来，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。

看看地，禾苗都发了根，涨了苞，很快地便标线^①了，再刮二三日老南风，就可以看到黄金色的谷子摆在眼前。云普叔真是喜欢啊！这不是他日夜辛劳的代价吗？

他几乎欢喜得发跳起来，就在他将要发跳的第二天里，天老爷忽然翻了脸。蛋大的雨点由西南方直向这垄上扑来，只有半天功夫，池塘里的水都起膨涨。云普叔立刻就感受着有些不安似的，恐怕这好好的稻花，都要被雨点打落，而影响到收成的不丰。午后，雨渐渐地停住了，云普叔的心中，像放落一副千斤担子般的轻快。

半晚上，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见自家的拳头，四面的锣声，像雷一般地轰着，人声一片一片地喧嚷奔驰，风刮得呼呼地叫吼。云普叔知道又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变，急急忙忙地

① 标线：即稻的穗子从禾苞中长出来。

叫起了立秋儿，由黑暗中向着锣声的响处飞跑。

路上，云普叔碰到了小二疤子，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齐暴涨了三丈多，曹家垄四围的堤口，都危险得厉害，锣声是喊动大家去挡堤的。

云普叔吃了一惊，黑夜里陡涨几丈水，是四五十年来少见的怪事。他慌了张，锣声越响越厉害，他的脚步也越加乱了。天黑路滑，跌倒了又爬起来。最后是立秋扶住他跑的，还不到三步，就听到一声天崩地裂的震响，云普叔的脚像弹棉花絮一般战动起来。很快地，如万马奔驰般的浪涛向他们扑来了。立秋急急地背起云普叔返身就逃。刚才回奔到自己的头门口，水已经流到了阶下。

新渡口的堤溃开了三十几丈宽的一个角，曹家垄满垵子的黄金都化成了水。

于是云普叔发了疯。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，一家生命的泉源，都在这一刹那间被水冲毁得干干净净了。他终天地狂呼着：

“天哪！我粒粒的黄金都化成了水！”

现在，云普叔又见到了这样希奇的征兆，他怎么不心急呢？去年五月到现在，他还没有吃饱过一顿干饭。六月初水就退了，垄上的饥民想联合出门去讨米，刚刚走到宁乡就被认作了乱党赶出境来，以后就半步大门都不许出。县城里据说领了三万洋钱的赈款，乡下没有看见发下一颗米花儿。何八爷从省里贩了七十担大豆子回垄济急，云普叔只借到五斗，价钱是六块三，月息四分五。一家有八口人，后来连青草都吃光了，实在不能再挨下去，才跪在何八爷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。八月里华家堤掘出了观音粉，垄上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去挖来吃，云普叔带着立秋挖了两三担回来，吃不到两天，云普爷爷升天了，临走还带去了一个六岁的

虎儿。

后来，垄上的饥民都走到死亡线上了，才由何八爷代替饥民向县太爷担保不会变乱党，再三地求了几张护照，分途逃出境来。云普叔一家被送到一个热闹的城里，过了四个月的饥民生活，年底才回家来。这都是去年啦！苦，又有谁能知道呢？

这时候，垄上的人都靠着临时编些斗笠过活。下雨，一天每人能编十只斗笠，就可以捞到两顿稀饭钱。云普叔和立秋剖篾；少普、云普婶和英英日夜不停地赶着编。编呀，尽量地编呀！不编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要有命挨到秋收。

春雨一连下了三十多天了，天气又寒冷得这么厉害，满垄上的人，都怀着一种同样恐怖的心境。

“天啦！今年难道又要和去年一样吗？……”

二

天毕竟是晴和了，人们从蛰伏了三十多天的阴郁的屋子里爬出来。菜青色的脸膛，都挂上了欣欢的微笑。孩子们一伴一伴地跑来跑去，赤着脚在太阳底下踏着软泥儿耍着。

水全是那样满满的，无论池塘里、田中或是湖上。遍地都长满了嫩草，没有晒干的雨点挂在草叶上，像一颗一颗的小银珠。杨柳发芽了，在久雨初晴的春色中，这垄上，是一切都有了欣欣开展的气象。

人们立时开始喧嚷着，活跃着。展眼望去，田畦上时常有赤脚来往的人群，徘徊观望；三个五个一伙的，指指池塘又查查决口，谈这谈那，都准备着，计划着，应该如何动手做他们在这个时

节里的功夫。

斗笠的销路突然地阻塞了,为了到处都天晴。男子们白天不能在家里剖篾,妇人和孩子的工作,也无形中松散下来,生活的紧箍咒,随即把这整个的农村牢牢地套住。努力地下田去工作吧,工作时原不能不吃饭啊!

整日祈祷着天晴的云普叔,他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。然而微笑是很吝啬地只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拂了一下,便随着紧蹙的眉尖消逝了。棉袍还是不能脱下,太阳晒在他的身上,只有那么一点儿辣辣的难熬,他没有放在心上。他只是担心着,怎样地才能够渡过这紧急的难关——饱饱地捞两餐白米饭吃了,补一补精神,好到田中去。

斗笠的销路没有了,眼前的稀饭就起了巨大的恐慌,于是云普叔更加焦急。他知道他的命苦,生下来就没有过过一时舒服的生涯。今年五十岁了,苦头总算吃过不少,好的日子却还没有看见过。算八字的先生都说:他的老晚景很好;然而那是五十五岁以后的事情,他总不能十分相信。两个儿子又都不懂事,处在这样大劫数的年头,要独立支持这么一家六口,那是如何困难的事情啊!

“总得想个办法啦!”

云普叔从来没有自馁过,每每到了这样的难关,他就把这句话不住地在自己的脑际里打磨旋,有时竟能想到一些很好的办法。今天,他知道这个难关更紧了,于是又把这句话儿运用到脑里去旋转。

“何八爷,李三爷,陈老爷……”

他一步一步地在戏台下踱来踱去,这些人的影子,一个个地

浮上他的脑中。然而那都是一些极难看的面孔，每一个都会使他感受到异样的不安和恐惧。他只好摇头叹气地把这些人统统丢开，将念头转向另一方面去。猛然地，他却想到了一个例外的人：

“立秋，你现在就跑到玉五叔家中去看看好吗？”

“去做什么呢，爹？”

立秋坐在门槛边剖箴，漫无意识地反问他。

“明天的日脚很好啦！人家都准备下田了，我们也应当跟着动手。头一天做功夫，总得饱饱吃一餐，兆头来能好一些，做起功夫来也比较起劲。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了米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看玉五叔也不见得有什么办法吧！”

“那末，你去看看也不要紧的喽！”

“这又何必空跑一趟呢？我看他们的情形，也并不见得比我们要好！”

“你总欢喜和老子对来！你能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我是叫你去一趟呀！”

“这是实在的事实啊！爹，他们恐怕比我们还要困难哩！”

“废话！”

近来云普叔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儿子变差了，什么事情都欢喜和他抬杠。为了家中的一些琐事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龃龉。儿子总是那样懒懒地不肯做事，有时候简直是个忤逆的，不孝的东西！

玉五叔的家中并不见得会和自己一般地没有办法。因为除了玉五婶以外，玉五叔的家中没有第三个要吃闲饭的人。去年全垄上的灾民都出去逃难了，玉五叔就没有同去，独自不动地支持了一家两口的生存。而且，也从来没有看见他向人家借贷过。大

前天在渡口上曹炳生肉铺门前，还看见了他提着一只篮子，买了一点酒肉，摇头晃脑地过身。他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

于是云普叔知道了，这一定又是儿子发了懒筋，不肯听信自己的吩咐，不由的心头冒出火来：

“你到底去不去呢？狗养的东西，你总喜欢和老子对来！”

“去也是没有办法啦！”

“老子要你去就去，不许你说这些废话，狗入的！”

立秋抬起头来，将篾刀轻轻放下，年轻人的一颗心里蕴藏着深沉的隐痛。他不忍多看父亲焦急的面容，回转身子来就走。

“你说：我爹爹叫我来的，多少请玉五叔帮忙一点，过了这一个难关之后，随即就替五叔送还来。”

“唔！……”

月亮刚从树桠里钻出了半边面孔来，一霎儿又被乌云吞没。没有一颗星，四围黑得像一块漆板。

“玉五叔怎样回答你的呢？”

“他没有说多的话。他只说：请你致意你的爹爹，真是对不住得很，昨天我们还是吃的老南瓜。今天，唉！就只有这一点点儿稀饭了！”

“你没有说过我不久就还他吗？”

“说过了的，他还把他的米桶给我看了。空空的！”

“那么，他的女人哩？”

“没有说话，笑着。”

“妈妈的！”云普叔在小桌子上用力地击了一拳。随即愤愤地说道：“大前天我还看见了他买肉吃，妈妈的！今天就说没有米

了，鬼才相信他！”

大家都没有声息。云普婶也围了拢来，孩子们都竖着耳朵，听爹爹和哥哥说话。偌大的一所祠堂中，连一颗豆大的灯光都没有。黑暗把大家的心绪，胁迫得一阵一阵地往下沉落……

“那么明天下田又怎么办呢？”

云普婶也非常耽心地问。

“妈妈的，只有大家都饿死！这杂种出外跑了这么大半天，连一颗米花儿都弄不到。”

“叫我又怎么办呢，爹？”

“死！狗入的东西！”

云普叔狠狠地骂了这句之后，心中立刻就后悔起来：“死！”啊，认真地要儿子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心中只感到一阵阵酸楚，扑扑地不觉掉下两颗老泪！

“妈妈的！”

他顺手摸着了旱烟管儿，返身朝外就走。

“到哪儿去呢，老头子？”

“妈妈的！不出去明天吃土！”

大家用了沉痛的眼光，注视着云普叔的背影，渐渐被黑暗吞噬。孩子们渐次地和睡魔接吻了，在后房中像猪狗一般地横七竖八地倒着。堂屋中只剩了云普婶和立秋，在严厉的恐怖中，张大那失去了神光的眼睛，期待着云普叔的好消息回来。心上的弦，已经重重地扣紧了。

深夜，云普叔带着哭丧的脸色跑回来，从背上卸下来一个小小的包袱：

“妈妈的，这是三块六角钱的蚕豆！”

六条视线，一齐投射在这小小的包袱上，发出了几许饥饿的光芒！云普叔的眶儿里，还饱藏着一包满满的眼泪。

三

在田角的决口边，立秋举着无力的锄头，懒洋洋地挥动。田中过多的水，随着锄头的起落，渐渐地由决口溢入池塘。他浑身都觉得酥软，手腕也那样没有力量，往常的勇气，现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

一切都渺茫哟！他怅望着原野。他觉得：现在已经不全是要下死力做功夫的时候了；谁也没有方法能够保证这种工作，会有良好的效果。历年的天灾人祸，把这颗年轻人的心房刺痛得深深的。眼前的一切，太使他感到渺茫了，而他又没有方法能把自己的生活改造，或是跳出这个不幸的圈围。

他拖着锄头，迈步移过了第三条决口，过去的事件，像潮水般地涌上他的心头。每一锄头的落地，都像是打在自家的心上。父亲老了，弟妹还是那么年轻。这四五年来的，家中的末路，已经成为了如何也不可避免的事实。而出路还是那样的迷茫，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，才可以开拓出这条迷茫的出路。

无意识地，他又想起不久以前上屋癞大哥对他鬼鬼祟祟说的那些话来，现在如果细细地把它回味，真有一些说不出的道理：在这个年头，不靠自己，还有什么人好靠呢？什么人都是穷人的对头，自己不起来干一下子，一辈子也别想出头。而且癞大哥还肯定地说过：不久的世界，一定是我们穷人的！

这样，又使立秋回想到四年前农民会当权的盛况：

“要是再有那样的世界来哟！”

他微笑了。突然地有一条人影从他的身边掠过，使他吃了一惊！回头来看，正是他所系念的上屋癫老大。

“喂！大哥，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呵！立秋，你们今天也下了田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大哥！来，我们谈谈。”

立秋将锄头停住。

“你爹爹呢？”

“在那边挑草皮子，还有少普。”

“你们这几天怎样过门的呀？”

“还不是苦，今天家里已经没有人编斗笠，我们三个都下田了。昨晚，爹爹跑到何八那里求借了一斗豆子回来，才算是把今天下田的一餐弄饱了，要不然……”

“还好还好！何八的豆子还肯借给你们！”

“谁愿意去借他的东西！妈妈的，我爹爹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！磕了头！又加了价！……唉！大哥，你们呢？”

“一样地不能过门啊！”

沉静了一刹那。癫大哥又恢复了他那种经常微笑的面容，向立秋点头了一下：

“晚上我们再谈吧，立秋！”

“好的。”

癫大哥匆匆走后，立秋的锄头，仍旧不住地在田边挥动，一条决口又一条决口。太阳高高地悬在当空，像是告诉着人们已经到了正午。大半年不曾听见过的歌声，又悠扬地交响着。人们

都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，很少的屋顶上，能有缕缕的炊烟冒出。

云普叔浑身都发痛了，虽然昨天只挑了二三十担草皮子。肩和两腿的骨髓中间，像着了无数的针刺，几乎终夜都不能安眠。天亮爬起来，走路还是一阵阵地酸软。然而，他还是镇静着，尽量地在装着没事的样子，生怕儿子们看见了气馁！

“到底老了啊！”他暗自地伤心着。

立秋从里面捧出两碗仅有的豆子来摆在桌子上，香气把云普叔的口水都馋得欲流出来。三个人平均分配，一个只吃了上半碗，味道却比平常的特别好吃。半碗，究竟不知道塞在肚皮里的哪一个角角儿。

勉强跑到田中去挣扎了一会，浑身就像驮着千斤闸一般地不能动弹。连一柄锄头，一张耜，都提不起来了，眼睛时时欲发昏，世界也像要天旋地转了一样。兜了三个圈子，终于被肚子驱逐回来。

“这样子下去，怎么得了呢？”

孩子和夫人都集在一块，大大小小的眼睛里通通冒出血红的火焰来。互相地张望了一会，都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话。

“天哪！……”

云普叔咬紧牙关，鼓起了最后的勇气来，又向何八爷的庄上走去。路上，他想定了这一次见了八爷应当怎样地向他开口，一步一步地打算得妥贴了，然后走进那座庄门。

“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呢，云普？”

八爷坐在太师椅上问。

“我，我，我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……”

“我想再向八爷……”

“豆子吗？那不能再借给你了！垄上这么多人口，我单养你一家！”

“我可以加利还八爷！”

“谁希罕你的利，人家就没有利吗？那不能行呀！”

“八爷！你老人家总得救救我，我们一家大小已经……”

“去，去！我哪里管得了你这许多！去吧！”

“八爷，救救我！……”

云普叔急的哭出声来了。八爷的长工跑出来，把他推到大门外。

“号丧！你这老鬼！”

长工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，随即把大门掩上了。

云普叔一步挨一步地走回来，自怨自艾地嘟哝着：为什么不遵照预先想定的那些话，一句一句地去说出来，以致把事情弄得没有一点结果。目前的难关，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渡过呢？

走到四方塘的口上，他突然地站住了脚，望了一望这油绿色的池塘。要不是丢不下这大大小小的一群，他真想就是这么跳下去，了却他这条残余的生命！

云普婶和孩子们倚立在祠堂的门口，盼望着云普叔的好消息。饥饿燃烧着每个人的内心，像一片狂阔的火焰。眼睛红得发了昏，巴巴地，还望不见带着喜信回来的云普叔。

天哪！假如这个时候有一位能够给他们吃一顿饱饭的仙人！

镜清秃子带了一个满面胡须的人走进屋来，云普叔的心中，

就像有千万把利刀在那儿穿钻。手脚不住地发抖，眼泪一串一串地滚下来。让进了堂屋，随便地拿了一条板凳给他们坐下，自己另外一边站着。云普婶还躲在里面没有起来，眼睛早已哭得红肿了。孩子们，小的两个都躺着不能爬起来，脸上黄瘦得同枯萎了的菜叶一样。

立秋靠着门边，少普站在哥哥的后面，眼睛都湿润润的。他们失神地望了一望这满面胡须的人，随即又把头转向另一方面去。

沉寂了一会，那胡子像耐不住似地：

“镜清，那孩子现在在哪里呢？”

“还在里面啊！十岁，名叫英英姐。”秃子点点头，像叫他不要性急。

云普婶从里面踱出来，脚有一千斤重，手中拿着一身补好了的小衣裤，战栗得失掉了主持。一眼看见秃子，刚刚喊出声“镜清伯！……”便哇的一声，迸出了两行如雨的眼泪来，再说不出一句话了。云普叔用袖子偷偷地扞着脸。立秋和少普也垂头呜咽地饮泣着！

秃子慌张了，急急地瞧了那胡子一眼，回头对云普婶安慰似地说：

“嫂嫂！你何必要这样伤心呢？英英同这位夏老爷去了，还不比在家里好吗！吃的穿的，说不定还能落得一个好主子，享福一生。桂生家的菊儿，林道三家的桃秀，不都是好好地去了吗？并且，夏老爷……”

“伯伯！我，我现在是不能卖了她的！去年我们讨米到湖北，那样吃苦都没有肯卖。今年我更加不能卖了，她，我的英儿，我的

肉！呜……”

“哦！”

夏胡子钉了秃子一眼。

“云普！怎么？变了卦吗？昨晚还说得好好的。……”秃子急急地追问云普叔。话还没有说完，云普婶连哭带骂地向云普叔扑来了：

“老鬼！都是你不好！养不活儿女，做什么鸡巴人！没有饭吃了来设法卖我的女儿！你自己不死！老鬼，来！大家拚死了落得一个干净！想卖我女儿万万不能！”

“妈妈的！你昨晚不也说过了吗？又不是我一个人作主的。秃子，你看她泼不泼！”云普叔连忙退了几步，脸上满糊着眼泪。

“走吧！镜清。”

夏胡子不耐烦似地起身说。秃子连忙把他拦住了：

“等一等吧，过一会她就会想清的。来！云普，我和你到外面去说几句话。”

秃子把云普叔拉走了。云普婶还是呜呜地哭闹着。立秋走上来扶住了她，坐在一条短凳子上。他知道，这场悲剧构成的原因并不简单，一家人足足的有三天没有吃东西了。斗笠没有人要，田中的耕种又不能荒芜。所以昨晚镜清秃子来游说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表示如何激烈的反对。虽然他伤心妹子，不愿意妹子卖给人家，可是，除此以外，再没有方法能够解救目前的危急。他在沉痛的矛盾心理中，憧憬一终夜，他不忍多看一眼那快要被卖掉的妹子，天还没有亮，他就爬起来。现在，母亲既然这样地伤心，他还有什么心肝敢说要把妹子卖掉呢？

“妈妈，算了吧！让他们走好了。”

云普婶没有回答。秃子和云普叔也从头门口走进来，大家又沉默了一会。

“嫂嫂！到底怎么办呢？”秃子说。

“镜清伯伯呀！我的英英去了她还能回来吗？”

“可以的，假如主子近的话。并且，你们还可以常常去看她！”

“远呢？”

“不会的哟！嫂嫂。”

“都是这老鬼不好，他不早死！……”

英英抱着四喜儿从里面跑出来了，很惊疑地接触了这个奇异的环境！随手将四喜儿交给了妈妈，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四围张望。

大家又是一阵心痛，除了镜清秃子和夏胡子以外。

“就是她吗？”夏胡子被秃子拌了一下，望着英英说。

几番谈判的结果，夏胡子一岁只肯出两块钱。英英是十岁，二十块。另外双方各给秃子一块钱的介绍费。

“啊啊！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哟！”

十九块雪白的光洋，落到云普叔的手上，他惊骇得同一只木头鸡一样。用袖子尽力地把眼泪擦干，仔细地将洋钱看了一会。

“天啊！这洋钱就是我的宝宝英英吗？”

云普婶把挂好了的一套衣裤给英英换上，告诉她到夏伯伯家中去吃几天饭就转来，然而英英的眼泪究竟没有方法止住。

“妈妈，我明天就可以回来吗？我不要一个人吃饱饭啊！”

大家都目不转睛地噙着泪水对英英注视着。再多看一两眼吧，这是最后的相见啊！

秃子把英英带走，云普婶真的发了疯，几回都想追上去。远

远地还听到英英回头叫了两声：

“妈妈呀！我不要一个人吃饱饭！”

“我明天就要转来的呀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生活暂时地维持下来了，十九块钱，只能买到两担多一点谷，五个人，可够六七十天的吃用。新的出路，还是欲靠父子们自己努力地开拓出来。

清明跑种期只差三天了，垄上都没有一家人家有种谷，何八爷特为这件事亲自到县库里去找太爷商量。不及时下种，秋季便没有收成。

大家都企望着何八爷的好消息，不过这是不会失望的，因为年年都借到了。县太爷自己也明白：“官出于民，民出于土！”种子不设法，一年到了头大家都捞不着好处的。所以何八爷一说就很快地答应下来了。发一千担种谷给曹家垄，由何八爷总管。

“妈妈的，种谷十一块钱一担，还要四分利，这完全是何八这狗杂种的盘剥！”

每个人都是这样地愤骂，每个都在何八爷庄上挑出谷子来。

生活和工作，加紧地向这农村中捶击起来。人们都在拚命地挣扎，因为他们已将一切的希望，完全寄托在这伟大的秋收。

四

插好田，刚刚扯好二头草，天老爷又要和穷人们作对。一连十多天不见一点麻麻雨，太阳悬在空中，像一团烈火一样。田里

没有水了，仅仅只泥土有些湿润的。

卖了女儿，借了种谷，好容易才把田插好，云普叔这时候已经忙碌得透不过气来，肥料还没有着落，天又不肯下雨了，实在急人！假如真的要闹天干的话，还得及早准备一下哩！

他吩咐立秋到戏台上把车叶子取下，修修好。再过三天没有雨，不车水是不可能的事啊！

人们心中都祈祷着：天老爷啊，请你老人家可怜我们降一点儿雨沫吧！

一天，两天，天老爷的心肠也真硬！人们的祈祷，他竟假装没有听见，仍旧是万里无云。火样的太阳，将宇宙的存在都逗引得发了暴躁。什么东西，在这个时候，也都现出了由干热而枯萎的象征。田中的泥土干涸了，很多的已经绽破了不可弥缝的裂痕，张开着，像一条一条的野兽的口，喷出来阵阵的热气。

实在没有方法再挨延了，张家坨、新渡口都有了水车的响声，禾苗垂头丧气地在向人们哀告它的苦况。很多的叶子已经卷了筒。去年大水留下来的苦头还没有吃了，今年谁还肯眼巴巴地望着它干死呢！就拚了性命也是要挣扎一下子的啊！

吃了早饭，云普叔亲自肩着长车，立秋扛了车架，少普提着几串车叶子，默默地向四方塘走来。太阳晒在背上，只感到一阵热热的刺痛，连地上的泥土，都烫得发了烧。

“妈妈的！怎么这样热。”

四面都是水车声音，池塘里的水，尽量在用人工转运到田中去。云普叔的车子也安置好了。三个人一齐踏上，车轮转动着，水都由车箱子里爬出来，争先恐后地向田中飞跑。

汗从每一个人的头顶一直流到脚跟。太阳看看移到了当顶，

火一般地燎烧着大地。人们的口里，时常有缕缕的青烟冒出。脚下也渐渐地沉重了，水车踏板就像一块千斤重的岩石，拚性命都踏不下来。一阵阵的酸痛，由脚筋传布到全身，到脑顶。又像是有人拿着一把小刀子在那里割肉挖筋一般的难过，尤其是少普，在他那还没有发育得完全的身体中，更加感受着异样的苦痛。云普叔又何尝不是一样呢？衰老的几根脚骨头，本来踏上三五步就有些挨不起了的，然而，他不能气馁呀！老天爷叫他吃苦，死也得去！儿子们的勇气，完全欲靠他自己鼓起来。况且，今天还是头一次上紧，他怎么好自己首先叫苦呢？无论如何受罪，都得忍受下来哟！

“用劲呀，少普！……”

他常常是这样地提醒着小的儿子，自己却咬紧牙关地用力踏下去。真是痛的忍不住了，才将那含蓄着很久的眼泪流出来，和着汗珠儿一同滴下。

好容易云普婶的午饭送来了，父子们都从车上爬下来。

“天啊！你为什么偏偏要和我们穷人作对呢？”

云普叔抚摸着自己的腿子。少普哭丧脸地望着他的母亲：

“妈妈，我的这两条腿子已经没有用了呢！”

“不要紧的哟！现在多吃一点饭，下午早些回来，憩息一会，就会好的。”

少普也没有再作声，顺手拿起一只碗来盛饭吃。

连日的辛劳，云普叔和少普都弄得同跛脚人一样了。天还一样的狠心！一天功夫车下来的水，仅仅只够维持到一天禾苗的生命。立秋算是最能得力的人了，他没有感到过父亲和弟弟那般的

苦痛。然而，他总是懒懒地不肯十分努力做功夫，好像车水种田，并不是他现在应做的事情一样。常常不在家，有什么事情要到处去寻找。因此使云普叔加倍地恼恨着：“这是一个懒精！忤逆不孝的杂种！”

月亮从树尖上涌出来，在黑暗的世界中散布了一片银灰色的光亮。夜晚并没有白天那般炎热，田野中时常有微风吹动。外面很少有纳凉的闲人，除了妇人和几个孩子。

人们都趁着这个风清月白的夜晚来加紧他们的工作。四面水车的声音，杂和着动人的歌曲，很清晰的可以送入到人们的耳鼓中来。夏夜是太适宜于农人们的工作了，没有白昼的嚣张、炎热、喧扰……

云普叔又因为寻不着立秋，暴躁得像一条发了狂的蛮牛一样。吃晚饭时曾好好地嘱咐他过，今夜天气很好，一定要做做夜工，才许再跑到外面去。谁知一转眼就不看见人，真把云普叔的肚皮都气破了。近来常有一些人跑来对云普叔说：立秋这个孩子变坏了，不知道他天天跑出去，和癞老大他们这班人弄做一起干些什么勾当。个个都劝他严厉地管束一下，以免弄出大事。云普叔听了，几回硬恨不得把牙门都咬碎下来。现在，他越想越暴躁，从上村叫到下村，连立秋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他回头吩咐少普先到水车上去等着他，假如寻不到的话，光老小两个也是要车几线水上田的。于是他重新地把牙根咬紧，准备去和这不孝的东西拚一拚老性命。

又兜了三四个大圈子还没有寻到，只好气愤愤地走回来。远远地，忽然听到自己的水车声音响了，急忙赶上去，车上坐的不正是立秋和少普吗？他愤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半晌，才下死劲

地骂道：

“你这狗入的杂种！这会子到哪里收尸去了？”

“噫！我不是好好地坐在这里车水吗？”立秋很庄严地回答着。

“妈妈的！”

云普叔用力地钉了他一眼，随即自己也爬上来，踏上了轮子。

月亮由树尖升到了树顶，渐渐地向西方泻落！田野中也慢慢地慢慢地沉静了下来。

东方已经浮上了鱼肚色的白云，几颗疏散的星儿，还在天空中挤眉弄眼地闪动。雄鸡啼过两次了，云普叔从黑暗里爬起来，望望还没有天亮，悠长地舒了一口冷气。日夜的辛劳，真使他有些感到支持不住了。周身的筋骨，常常在梦中隐隐地作痛。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懈怠一刻功夫，或说几句关于疲劳痛痒的话。因为他怕给儿子们一个不好的印象。

生活鞭策着他劳动，他是毫不能怨尤的哟！现在他算是已经把握到一线新的希望了：他还可以希望秋天，秋天到了，便能实现他所梦想的世界！

现在，他不能不很早就爬起来啦。这还是夏天，隔秋天，隔那梦想的世界还远着哩！

孩子们正睡得同猪猡一样。年轻人在梦中总是那么甜蜜哟！他真是羡慕着。为了秋收，为了那个梦想的世界，虽然天还没有十分发亮，他不得不忍心地将儿子们统统叫起来：

“起来哟，立秋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少普，少普！起来哟！”

“什么事情呀？爹！天还没有亮哩！”少普被叫醒了。

“天早已亮了，我们车水去！”

“刚刚才睡下，连身子都没有翻过来，就天亮了么？唔！……”

“立秋！立秋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起来呀！……”

“唔！”

“喂！起来呀！狗入的东西！”

最后云普叔是用手去拖着每一儿子的耳朵，才把他们拉起来的。

“见鬼了，四面全是黑漆漆的！”

立秋揉揉眼睛，才知道是天还没有光，心中老大不高兴。

“狗杂种！叫了半天才把你叫起来，你还不服气吧！妈妈的！”

“起来！起来！不知道黑夜里爬起来做些什么事？拚死了这条性命，也不过是替人家当个奴隶！”

“你这懒精！谁作人家的奴隶？”

“不是吗？打禾下来，看你能够落到手几粒捞什子？”

“鬼话！妈妈的，难道会有一批强盗来抢去你的吗？你这个咬烂鸡巴横嚼的杂种！你近来专在外面抛尸，家中的什么事情都不要管！只晓得发懒筋，你变了！狗东西！人家都说你专和癞老大他们在一起鬼混！你一定变做了什么××党！……”

云普叔气急了，恨不得立刻把儿子抓来咬他几口出气。声音愈骂愈大了。云普婶也被他惊醒来：

“半夜三更闹什么呀，老头子？儿子一天辛苦到晚，也应该让他们睡一睡！你看，外边还没有天亮哩！”

“都是你这老猪婆不好，养下这些淘气杂种来！”

“老鬼！你骂谁啊？”

“骂你这偏护懒精的猪婆子！”

“好！老鬼，你发了疯！你恶他们，你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拿去杀掉好了，何必要这样地来把他们慢慢地磨死呢？要不然，把他们统统都卖掉，免得刺痛了你的眼睛。半夜里，天南地北的吵死！”

云普叔暴躁得发了疯，他觉得老婆近来更加无理地偏护着孩子，丝毫不顾及到家中的生计：

“你这猪婆疯了！你要吃饭吗？你！……”

“好！我是疯了！老鬼，你要吃饭，你可以卖女儿！现在你还可以卖儿子。你还我的英英来！老鬼，我的命也不要了！……啊啊啊！……”

“好泼的家伙，你妈妈的！……”

“老忘八！老贼！你自己没有能力就不要养儿女，养大了来给他们作孽。女的好卖了，男的也要逼死他们，将来只剩了你这老忘八！我的英英！老贼，你找回来！啊啊啊！……”

她连哭带骂地向着云普叔扑来，想起了英英，她恨不得把云普叔一口吞掉。

“妈妈的！英英，英英，又不是单为了我一个！”

云普叔连忙躲开她，想起英英来，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掉下了。

“还我的英英，你这老鬼！啊啊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啊啊啊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东方发白了。儿子木鸡一般地站着。听见爹爹妈妈提及了妹子，也陪着流下几阵酸痛的眼泪来。

天色又是一样的晴和。立秋偷偷地扯了少普一下，提起锄耙就走。云普叔也带着懊恼伤痛的面容，一步一拖地跟出了大门。

“啊啊啊！……”

晨风在田野中掠过，油绿色的禾苗，掀起了层层浪涛，人们都感到一阵清晨特有的凉意。

“今天车哪一方呢？”

“妈妈的，到华家堤去！”

五

“立秋！你的心不诚，不要你抬！”

“云普叔顶万民伞，小二疤子打锣！”

“吹唢呐的没有，王老大你的唢呐呢？”

“妈妈的！好像是哪一个人的事一样，大家都不肯出力，还差三个轿夫。”

“我来一个。高鼻子大爹！”

“我也来！”

“我也来一个！”

“好了，就是你们三个吧！大家都洗一个脸。小二疤子，着实洗干净些，菩萨见怪！”

“打锣！把唢呐吹起来！”

“打锣呀！小二疤子听见没有？婊子的儿子！”

“当！当！当！……”

“呜咧啦！……”

几十个人蜂涌着关帝爷爷，向田野中飞跑去了。

二十多天没有看见一点云影子，池塘里，河里的水都干透了，田中尽是几寸宽的裂口，禾叶大半已经卷了筒。这样再过三四天，便什么都完了。

关帝爷爷是三天前接来的。杀了一条牛，焚了斤半檀香，还是没有一点雨意。禾苗倒烱倒得更加多了。

所以，大家都觉得菩萨不肯发雨下来，一定是有什么原故。几个主祭的首事集合起来商量了很久，求了无数支签，叩了千百个头，卦还是不能打顺。

“那么今年不完了吗？”

“高鼻子老爹，不要急！我们且把菩萨抬到外面去跑一路，看他老人家见了这个样子心中忍也不忍？”

“好的！也许菩萨还没有看见田中的情况吧！大前年天干，也是请菩萨到外面去兜了一个圈子才下雨的。云普，你去叫几个小伙子来！还有锣鼓唢呐！”

“啊！”

很快地，便把临时的队伍邀齐了。高鼻子老爹在前面领队，第二排是旗锣鼓伞，菩萨的绿呢大轿跟在后头。

从新渡口华家堤，一直弯到红庙，兜了四五个圈子回来，太阳仍旧是同烈火一样，烫得浑身发烧。地上简直热得不能落脚。四面八方都是火，人们是在火中颠扑！

雨一点还没有求下来，菩萨反被磨子湾抬去了。处处都忙着抬菩萨求雨哩！

“天老爷呀！一年大水一年干，究竟欲把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风色陡然变了，由东北方吹来呼呼地响着。没有星光也没有月亮，很多的人都站在屋外看天色。

“那方扯闪子哩！”

“东扯西合，有雨不落。”

“那是北方呀！”

“好了！南扯火门开，北扯有雨来！今夜该有点雨下吧，天哪！……”

“总要求天老爷开恩啦！”

“还不是，我们又都没有做过恶人，天老爷难道真的要将我们饿死？”

“不见得吧！”

大家喧嚷一会之后，屋顶上已有了滴沥的声音，人们只感到一阵凉意。每一滴雨声，都像是打落在开放的心花上。

“这真是天老爷的恩典啦！”

横在人们心中的一块巨石，现在全被雨点溶化了。随即，便是暴风雨的降临！

雷跟在闪电的后面发脾气。

大雨只下了一日夜，田中的水又饱满起来。禾苗都得了救，卷了筒子的禾叶边开展了，像少女们解开着胸怀一样地迎风摆动。长，很迅速地在长，这正是禾苗飞长的时候啊！每个人都默祷

着：再过二十来天不出乱子，就可以看到粒粒的黄金，那才算是到了手的东西哩。

雨只有西南方上下得特别久，那边的天是乌黑的。恐怖像大江的波浪，前头一个刚刚低落下去，后面的一个又涌上来。西南方上的雨太下大了，又要耽心水患。种田人真是一刻儿也不能安宁啊！

西水渐渐地向下流膨胀，然而很慢。堤局只派了一些人在堤岸上梭巡。光是西水没有南水助势，大家都可不必把它放在心上。让它去高涨吧！

一天，两天，水总是涨着。渐渐地差不多已经平了堤面了，云普叔也跟着大家着起急来：

“怎么！光是西水也有这么大吗？”

人们都同样地嚷着：

“哎哟！大家还是来防备一下吧！千万不要又和去年一样呀！”

去年的苦痛告诉他们，水灾是要及早防备的哟！锣声又响了，一批一批的人都扛着锄头被絮，向堤边跑去！

“哪一个家里有男人不出去来上堤的，他妈妈的拖出来打死！”云普叔忙得满头是汗地说，“连堂客们都不许躲着，妈妈的，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样，一个也别想活！……”

“大家都挡堤去呀！”

“当！当！当！……”

夜晚上，火把灯笼像长蛇一样地摆在堤上，白天里沿岸都是骚动的人群。团防局里的老爷们，骑着马，带着一群副爷往来的巡视着，他们负有维持治安的重大责任，尤恐这一群人中间，潜

伏着有闹事的暴徒分子，这是不能不提防的。

“妈妈的，作威作福的贱狗吃了我们的粮没有事做，日夜打主意来害我们啊！一个个都安得……”

“我恨不得咬下这些狗入的几块肉！总有一天老子……”

多数被团防加害过的人，让他们走过之后，都咬牙切齿地暗骂着。很远了，立秋还跟在他们的后面装鬼脸儿。

水仍旧是往上涨，有些已经漂过了堤面。黄黄的水，是曾劫夺过人们的生命的，大家都对它怀着巨大的恐怖。眼睛里都有一把无名的烈火，向这洪水掷投。

“只要南水不再下来就好了！”

人们互相地安慰着。锄头铲耙，还是不住地加工。

水停住了！

突然地，有些地方在倒流，当有人把几处倒流的地方指出来的时候，人群中间，立刻开始了庞大的骚动。

“哪里倒流？”

“兰溪小河口吗？”

“该死！一个也活不成！”

“天啦！你老人家真正要把我们活活地弄死吗？……”

“关帝爷爷呀！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样……”

南水涨了，西水受着南水的胁迫，立即开始了强烈的反攻，双方冲突的结果，是不断的向上膨涨！

锣声响得紧！人们心中还没有弥缝的创口，又重新地被这痛心的锣锤儿敲得四分五裂，连孩子妇人都跑到堤边去用手捧着一合一合的泥土向堤上堆。老年人和云普叔一道的，多数已经跪下来了：

“天哪！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！今年的大水实在再来不得了啊！”

“盖天古佛！你老人家保过了这场水灾，准还你十本大戏！

……

“天收人啦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经过了兩日夜拚命的挣扎，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暴出了红筋。身体像弹熟了的软棉花一样，随处倒落。西水毕竟是过渡了汹涌的时期，经不起南水的一阵反攻，便一泻千里地崩溃下去了！于是南水趁势地顺流下来，一些儿没有阻碍。

水退了！

千万颗悬挂在半空中的心，随着洪水的退落而放下。每个人都张开了口，吐出了一股恶气。提起锄头被絮，拖着软棉花似的身子，各自地踏上了归途。脸上，都挂上着一丝胜利的微笑。

“喂！癞大哥，夜里到我这里来谈天啊！”

立秋在十字路上分岔时对癞老大说。

六

生活和工作，双管齐下地夹攻着这整个的农村。当禾苞标出线来时，差不多每个农民都在拚着他们的性命。过了这严重的一二十天，他们便全能得救！

家中虽然没有一粒米了，然而云普叔的脸上却浮上着满面的笑容。他放心了，经过了这两次巨大的风波，收成已经有了九成把握。禾苗肥大，标线结实，是十多年来所罕见的好，穗子都有

那样长了。眼前的世界，所开展在云普叔面前的尽是欢喜，尽是巨大的希望。

然而云普叔并没有作过大的幻想，他抓住了目前的现势来推测二十天以后的情形那是真的。他举目望着这一片油绿色的原野，看看那肥大的禾苗，一线一线快要变成黄金色的穗子，几回都疑是自己的眼睛发昏，自己在做梦。然而穗子禾苗，一件件都是正确地摆在他的面前，他真的欢喜得快要发疯了啊！

“哈哈！今年的世界，真会有这样的好吗？”

过去的疲劳，将开始在这儿作一个总结了：从下种起，一直到现在，云普叔真的没有偷闲过一刻功夫。插田后便闹天干，刚刚下雨又发大水，一颗心像七上八下的吊桶一般地不能安定。身子疲劳得像一条死蛇，肚皮里没有充过一次饱。以前的挨饿现在不要说，单是英英卖去以后，家中还是吃稀饭的。每次上田，连腿子都提不起，人瘦得像一堆枯骨。一直到现在，经过这许许多多的恐怖和饥饿，云普叔才看见这几线长长的穗子，他怎么不欢喜呢？这才是算得到了手的東西呀，还得仔细地将它盘算一下哩！

开始一定要饱饱地吃它几顿。孩子们实在饿得太可怜了，应当多弄点菜，都给他们吃几餐饱饭，养养精神。然后，卖几担出去，做几件衣服穿穿，孩子们穿得那样不像一个人形。过一个热热闹闹的中秋节。把债统统还清楚。剩下来的留着过年，还要预备过明年的荒月，接新……

立秋、少普都要定亲，立秋简直是处处都表示需要堂客了。就是明年下半年吧，给他们每个都收一房亲事，后年就可养孙子，做爷爷了……

一切都有办法，只少了一个英英，这真使云普叔心痛。早知

今年的收成有这样好，就是杀了他也不肯将英英卖掉啊！云普叔是最疼英英的人，他这许多儿女中只有英英最好，最能孝顺他。现在，可爱的英英是被他自己卖掉了啦！卖给那个满脸胡须的夏老头子了，是用一只小划子装走的。装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云普叔至今还没有打听到。

英英是太可怜了啊！可怜的英英从此便永远没有了下落。年岁越好，越有饭吃，云普叔越加伤心。英英难道就没有坐在家中吃一顿饱饭的福命吗？假如现在英英还能站在云普叔面前的话，他真的想抱住这可怜的孩子嚎啕大哭一阵！天呵！然而可怜的英英是找不回来了，永远地找不回来了！留在云普叔心中的，只有那条可怜的瘦小的影子，永远不可治疗的创痛！

还有什么呢？除此以外，云普叔的心中只是快乐的，欢喜的，一切都有了办法。他再三地嘱咐儿子，不许谁再提及那可悲的英英，不许再刺痛他的心坎！

家里没有米了，云普叔丝毫也没有着急，因为他已经有了办法，再过十多天就能够饱饱地吃几餐。有了实在的东西给人家看了，差了几粒吃饭谷还怕没有人发借吗？

何八爷家中的谷子，现在是拚命地欲找人发借。只怕你不开口，十担八担，他可以派人送到你的家中来。价钱也没有那样昂贵了，每担只要六块钱。

李三爹的家里也有谷子发借。每担六元，并无利息，而且都是上好的东西。

垄上的人都要吃饭，都要渡过这十几天难关，可是谁也不愿意去向八爷或三爹借谷子。实在吃得心痛，现在借来一担，过不了十多天，要还他们三担。

还是硬着肚皮来挨过这十几天吧！

“这就是他们这班狗杂种的手段啦！他们妈妈的完全盘剥我们过生活。大家要饿死的时候，向他们叩头也借不着一粒谷子，等到田中的东西有把握了，这才拚命地找人发借。只有十多天，借一担要还他们三担。这班狗杂种不死，天也真正没有眼睛……”

“高鼻子大爹，你不是也借过他的谷子吗？哼！天才没有眼睛哩！越是这种人越会发财享福！”

“是的呀！天是不会去责罚他们的，要责罚他们这班杂种，还得依靠我们自己来！”

“怎样靠自己呢？立秋，你这话里倒有些玩艺儿，说出来大家听听看！”

“什么玩艺儿不玩艺儿，我的道理就在这里：自己收的谷子自己吃，不要纳给他们这些狗杂种的什么捞什子租，借了也不要给他们还去！那时候，他还有什么道理来向我们要呢？”

“小孩子话！田是他家的呀！”二癞子装着教训他的神气。

“他家的？他为什么有田不自己种呢？他的田是哪里来的？还不是大家替他做出来的吗？二癞子你真蠢啊！你以为这些田真是他的吗？”

“那么，是哪个的呢？”

“你的，我的！谁种了就是谁的！”

“哈哈！立秋！你这完全是十五六年时农民会上的那种说法。你这孩子，哈哈！”

“高鼻子大爹，笑什么？农民会你说不好吗？”

“好，杀你的头！你怕不怕？”

“怕什么啊！只要大家肯齐心，你没有看见江西吗？”

“齐心！你这话是很有道理的，不过，哈哈！……”

高鼻子大爹，还有二癞子、壳壳头、王老六大家和立秋瞎说一阵之后，都相信了立秋的话儿不错。民国十六年的农民会的确是好的；就可惜没有弄得长久，而且还有许多人吃了亏。假如要是再来一个的话，一定硬要把它弄得久长一些啊！

“好！立秋，还有团防局里的枪炮呢？”

“咄！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只好把他妈妈的缴下来吗？”

儿子整天地不在家里，一切都要云普叔自己去理会。家中没有米了，不得不跑到李三爹那里去借了一担谷子来。

“你家里五六个人吃茶饭，一担谷就够了吗？多挑两担去！”

“多谢三爹！”

云普叔到底只借了一担。他知道，多吃一担，过不了十来天就要还三担多。没有油盐吃，曹炳生店里也可以赊账了。肉店里的田麻拐，时常装着满面笑容地来慰问他：

“云普哥，你要吃肉吗？”

“不要啊，吃肉还早哩。”

“不要紧的，你只管拿去好了！”

云普叔从此便觉得自己已经在渐渐地伟大，无论什么人遇见了他，都要对他点头微笑地打个招呼。家中也渐渐地有些生气了。就只恨自己的儿子不争气，什么事都要自己操心。妈妈的，老太爷就真的没有福命做吗？

穗子一天一天地黄起来，云普叔脸上的笑容也一天一天地

加厚着。他真是忙碌啊！补晒簰，修风车，请这个来打禾，邀那个来扎草，一天到晚，他都是忙得笑迷迷的。今年的世界确比往年要好上三倍，一担田，至少可以收三十四五担谷。这真是穷苦人走好运的年头啊！

去年遭水灾，就是因为是堤修得不好，今年首先最要紧的是修堤。再加厚它一尺土吧，那就什么大水都可以不必担心事了。这是种田人应尽的义务呀！堤局里的委员早已来催促过。

“曹云普，你今年要出八块五角八分的堤费啦！”

“这是应该的，一石多点谷！打禾后我亲自送到局里来！劳了委员先生的驾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！……”

云普叔满面笑容地回答着。堤不修好，免不了第二年又要遭水灾。

保甲先生也衔了团防局长的使命，来和云普叔打招呼了：

“云普叔，你今年缴八块四角钱的团防捐税啦！局里已经来了公事。”

“怎么有这么多呢？甲老爷！”

“两年一道收的！去年你缴没有缴过？”

“啊！我慢慢地给你送来。”

“还有救国捐五元七角二，剿共捐三元零七。”

“这！又是什么名目呢？甲，甲老爷！”

“咄！你这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！东洋鬼子打到北平来了，你还在鼓里困。这钱是拿去买枪炮来救国打共匪的呀！”

“啊呀！……晓得，晓得了！我，我，我送来。”

云普叔并不着急，光是这几块钱，他真不放在心上。他有巨大的收获，再过四五天的世界尽是黄金，他还有什么要着急的

呢？

七

儿子不听自己的指挥，是云普叔终身的恨事。越是功夫紧的当口，立秋总不在家，云普叔暴躁得满屋乱跑。他始终不知道儿子在外面干些什么勾当。大清早跑出去，夜晚三更还不回来。四方都有桶响了，自家的谷子早已黄熟得滚滚的，再不打下来，就会一粒粒地自行掉落。

“这个狗养的，整天地在外面收尸！他也不管家中是在什么当口上了。妈妈的！”

他一面恨恨地骂着，一面走到大堤上去想兜一张桶^①。无论如何，今天的日脚好，不响桶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本来，立秋在家，父子三个人还可勉强地支持一张跛脚桶^②，立秋不回来就只好跑到大堤上去叫外帮打禾客。

打禾客大半是由湘乡那方面来的，每年的秋初总有一批这样的人来：挑着简单的两件行李，四个一伴四个一伴地向这滨湖的几县穿来穿去，专门替人家打禾割稻子，工钱并不十分大，但是要吃一点儿较好的东西。

云普叔很快地叫了一张桶。四个彪形大汉，肩着憔悴的行囊跟着他回来了。响桶时太阳已经出了两丈多高，云普叔叫少普守

① 桶：即打禾桶，四方的，很大。四个人支持一张桶，两人割稻，两人打稻。“兜一张桶”，就是说叫四个打稻的人来。

② 跛脚桶：即不够四个人，像跛脚的意思。

在田中和打禾客作伴，自己到处去寻找立秋。

天晚了，两斗田已经打完，平白地花了四串打禾工钱。立秋还是没有寻到，云普叔更焦急得无可如何了。收成是出于意外的丰富，两斗田竟能打到十二担多毛谷子。除了恼恨儿子不争气以外，自己的心中倒是非常快活的。

叫一张外帮桶真是太划不来的事情啊！工钱在外，一大碗一大碗的白米饭，都给这些打禾客吃进肚里去了，真使云普叔看得眼红。想起过去饥饿的情形来，恨不得把立秋抓来活活地摔死。明天万万不能再叫打禾客了，自己动手，和少普两个人，一天至少能打几升斗把田。

夜深了，云普叔还是不能入梦。仿佛听到了立秋在耳边头和人家说话。张开眼睛一看，心中立刻冒出火来：

“你这杂种！你，你也要回来呀！妈妈的，家中的事情你一点都不管，剩下我这个老鬼来一个人拚命！妈妈的，我的命也不想耍了！今朝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！老子一定要看看你这杂种的本事！……”

云普叔顺手拿着一条木棍，向立秋不顾性命地扑来。四串工钱和那些白米饭的恶气，现在统统要在这儿发作了。

“云普叔叔，请你老人家不要错怪了他，这一次真是我们请他去帮忙一件事情去了！”

“什么鸡巴事？你，你，你是谁？……癞大哥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家中的功夫这样忙！他妈妈的，他要去收尸！”云普叔气急了，手中的木棍儿不住地战动。

“不错呀！云普伯伯。这回他的确是替我们有事情去了啊！……”又一个说。

“好！你们这班人都帮着他来害我。鸡肚里不晓得鸭肚里的事！你们都知道我的家境吗？你们？……”

“是的，伯伯！他现在已经回来了，明天就可以帮助你老人家下田！”

“下田！做死了也捞不到自己一顿饱饭，什么都是给那些杂种得现成。你看，我们做个要死，能够落得一粒捞什子到手吗？我老早就打好了算盘！”立秋愤愤地说。

“谁来抢去了你的，猪杂种？”

“要抢的人才多呢！这几粒捞什子终究会不够分配的！再做十年八年也别想落得一颗！”

“猪入的！你这懒精偏有这许多辩说，你不做事情天上落下来给你吃！你和老子对嘴！”

云普叔重新地把木棍提起，恨不得一棍子下来，将这不孝的东西打杀！

“好了，立秋，不许你再多说！老伯伯，你老人家也休息一会儿！本来，现在的世界也变了，作田的人真是一辈子也别想抬起头来。一年忙到头，收拾下来，一担一担送给人家去！捐呀！债呀！饷呀！……哪里分得自己还有捞呢？而且市面的谷价这几天真是一落千丈，我们不想个法子是不可能的啊！所以我们……”

“妈妈的！老子一辈子没有想过什么鸡巴法子，只知道要做，不做就没有吃的……”

“是呀！……立秋你好好地服侍你的爹爹，我们再见！”

三四个后生子走后，立秋随即和衣睡下。云普叔的心中，像卡着一块硬蹦蹦的石子。

从立秋回来的第二天起，谷子一担一担地由田中挑回来，壮

壮的，黄黄的，真像金子。

这垄上，没有一个人不欢喜的。今年的收成比往年至少要好上三倍。几次惊恐，日夜疲劳，空着肚皮挣扎出来的代价，能有这样丰满，谁个不喜笑颜开呢？

人们见着面都互相点头微笑着，都会说天老爷有眼睛，毕竟不能让穷人一个个都饿死。他们互相谈到过去的苦况：水，旱，忙碌和惊恐，以及饿肚皮的难堪！……现在他们全都好了啦。

市面也渐渐地热闹了，物价只在两三天功夫中，高涨到一倍以上。相反地，谷米的价格倒一天一天地低落下来。

六块！四块！三块！一直低落到只有一元五角的市价了，还是最上等的迟谷。

“当真跌得这样快吗？”

欢欣、庆幸的气氛，于是随着谷价的低落而渐渐地消沉下来了。谷价跌下一元，每个人的心中都要紧一把。更加以百物的昂贵，丰收简直比常年还要来得窘困些了。费了千辛万苦挣扎出来的血汗似的谷子，谁愿那样不值钱地将它卖掉呢？

云普叔初听到这样的风声，并没有十分惊愕，他的眼睛已经看黄黄的谷子看昏了。他就不相信这样好好的救命之宝会卖不起钱。当立秋告诉他谷价疯狂地暴跌的时候，他还瞪着两只昏黄的眼睛怒骂道：

“就是你们这班狗牛养的东西在大惊小怪地造谣！谷跌价有什么希奇呢？没有出大价钱的人，自己不好留着吃？妈妈的，让他们都饿死好了！”

然而，寻着儿子发气是发气，谷价低，还是没有法子制止。一块二角钱一担迟谷的声浪，渐渐地传播了这广大的农村。

“一块二角，姨子的儿子才肯卖！”

无论谷价低落到一钱不值，云普叔仍旧是要督促儿子们工作的。打禾后晒草，晒谷，上风车，进仓，在火烈的太阳底下，终日不停地劳动着。由水泱泱地杂着泥巴乱草的毛谷，一变而为干净黄壮的好谷子了。他自己认真地决定着：这样可爱的救命宝，宁愿留在家中吃它三五年，决不肯烂便宜地将它卖去。这原是自己大半年来的血汗呀！

秋收后的田野，像大战过后的废垒残墟一样，凌乱的没有一点次序。整个的农村，算是暂时地安定了。安定在那儿等着，等着，等着某一个巨大的浪潮来毁灭它！

八

为着几次坚决的反对办“打租饭”，大儿子立秋又赌气地跑出了家门。云普叔除了呕气之外，仍旧是恭恭敬敬地安排着。无论如何，他可以相信在这一次“打租”的筵席上，多少总可以博得爷们一点同情的怜悯心。他老了，年老的人，在爷们的眼睛里，至少总还可以讨得一些便宜吧！

一只鸡，一只鸭子，两碗肥肥的猪肉，把云普叔馋得拖出一线一线的唾沫来。进内换了一身补得规规矩矩了的衣裤，又吩咐少普将大堂扫得清清爽爽了，太阳还没有当空。

早晨云普叔到过何八爷家里，又到过李三爹庄上；诚恳地说明了他的敬意之后，八爷三爹都答应来吃他们一餐饭。堤局里的陈局长也在内，何八爷准许了替云普叔邀满一桌人。

桌上的杯筷已经摆好了，爷们还没有到。云普叔又恭恭敬敬地站在大门口观望了一回，远远地似乎有两行黑影向这方移动了。连忙跑进来，吩咐少普和四喜儿暂时躲到后面去，不要站在外面碍了爷们的眼。四条长凳子，重新地将它们揩了一阵，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了，才安心地站在门边侍候爷们的驾到。

一路总共七个人，除了三爹八爷和陈局长以外，各人还带了一位算租谷的先生。其他的两位不认识，一个有兜腮胡须的像菩萨，一位漂漂亮亮的后生子。

“云普！你费了力呀！”满面花白胡子，眼睛像老鼠的三爹说。

“实在没有什么，不恭敬得很！只好请三爹，八爷，陈老爷原谅原谅！唉！老了，实在对不住各位爷们！”

云普叔战战兢兢地回答着，身子几乎缩成了一团。“老了”两个字说得特别的响。接着便是满脸的苦笑。

“我们叫你不要来这些客气，你偏要来，哈哈！”何八爷张开着没有血色的口，牙齿上堆满了大粪。

“八爷，你老人家……唉！这还说得客气吗？不过是聊表佃户们一点孝心而已！一切还是要请八爷的海量包涵！”

“哈哈！”

陈局长也跟着说了几句勉励劝慰的话，少普才从后面把菜一碗一碗地捧出来。

“请呀！”

筷子羹匙，开始便像狼吞虎咽一样。云普叔和少普二人分立在左右两旁侍候，眼睛都注视着桌上的菜肴。当肥肥的一块肉被爷们吞嚼得津津有味时，他们的喉咙里像有无数只蚂蚁在那里爬

进爬出。涎水从口角里流了出来，又强迫把它吞进去。最后少普简直馋得流出来眼泪了，要不是有云普叔在他旁边，他真想跑上去抢一块来吃吃。

像上战场一般地挨过了半点钟，爷们都吃饱了。少普忙着泡茶搬桌子，爷们都闲散地走动。五分钟后，又重新地围坐拢来。

云普叔垂着头，靠着门框边站着，恭恭敬敬地听候爷们说话。

“云普，饭也吃过了，你有什么话，现在尽管向我们说呀！”

“三爹，八爷，陈老爷都在这里，难道你们爷们还不明白云普的困难吗？总得求求爷们……”

“今年的收成不差呀！”

“是的，八爷！”

“那么，你打算要说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，想求求爷们！……”

“啊！你说。”

“实在是云普去年的元气伤狠了，一时恢复不起来。满门大小天天要吃这些，云普又没有力量赚活钱，呆板地靠田中过日子。总得要求要求八爷，三爹……”

“你的打算呢？”

“总求八爷高抬贵手，在租谷项下，减低一两分。去年借的豆子和今年种谷项下，也要请八爷格外开恩！……三爹，你老人家也……”

“好了，你的意思我统统明白了，无非是要我们少收你几粒谷。可是云普，你也应当知道呀！去年，去年谁没有遭水灾呢？我们的元气说不定还要比你损伤得厉害些呢！我们的开销至少要比

你大上三十倍，有谁来替我们赚进一个活钱呢？除了这几粒租谷以外！……至于去年我借给你的豆子，你就更不能说什么开恩不开恩。那是救过你们性命的东西啦！借给你吃已算是开过恩了，现在你还好意思说一句不还吗？……”

“不是不还八爷，我是想要求八爷在利钱上……”

“我知道呀！我怎能使你吃亏呢？借豆子的不止你一个人。你的能够少，别人的也能够少。这是万万做不到的事情啊！至于种谷，那更不是我的事情，我仅仅经了一下手，那是县库里的东西，我怎么能够做主呢？”

“是的，八爷说的也是真情！云普老了，这次只要求八爷三爹格外开一回恩，下年收成如果好，我决不拖欠！一切沾爷们的光！……”

云普叔的脸色十分地沮丧了，说话时的喉咙也硬酸酸的。无论如何，他要在这儿尽情地哀告。至少，一年的吃用是要求到的。

“不行！常年我还可以通融一点，今年半点也不能行！假使每个人都和你一样的麻烦，那还了得！而且我也没有那许多精神来应付他们。不过，你是太可怜了，八爷也决不会使你吃亏的。你今年除去还捐还债以外，实实在在还能落到手几多？你不妨报出来给我听听看！”

“这还打得过八爷的手板心吗？一共收下来一百五十担谷子，三爹也要，陈老爷也要，团防局也要，捐钱，粮饷，……”

“哪里只有这一点呢？”

“真的！我可以赌咒！……”

“那么，我来给你算算看！”

八爷一面说着，一面回头叫了那位穿蓝布长衫的算租先生：

“涤新！你把云普欠我的租和账算算看？”

“八爷，算好了！连租谷，种子，豆子钱，头利一共一百零三担五斗六升！云普的谷，每担作价一块三角六。”

“三爹你呢？”

“大约也不过三十担吧！”

“堤局约十来担光景！”陈局长说。

“那么，云普你也没有什么开销不来呀！为什么要这样噜嗦呢？”

“哎呀！八爷！我一家老小不吃吗？还有团防费，粮饷，捐钱都在里面！八爷呀！总要你老人家开恩！……”

云普叔的眼泪跑出来了！在这种紧急关头中，他只有用最后的哀告来博取爷们的怜悯心。他终于跪下来了，向爷们像拜菩萨一样地叩了三四个响头。

“八爷三爹呀！你老人家总要救救我这老东西！……”

“唔！……好！云普，我答应你。可是，现在的租谷借款项下，一粒也不能拖欠。等你将来到了真正不能过门的时候，我再借给你一些吃谷是可以的！并且，明天你就要替我把谷子送来！多挨一天，我便多要一天的利息！四分五！四分五！……”

“八爷呀！”

第二天的清早，云普叔眼泪汪汪地叫起来了少普，把仓门打开。何八爷李三爹的长工都在外面等待着。这是爷们的恩典，怕云普叔一天送去不了这许多，特地打发自家的长工来帮忙挑运。

黄黄的，壮壮的谷子，一担一担地从仓孔中量出来，云普叔的心中，像有千万利刀在那里宰割。眼泪水一点一点地淌下，浑

身阵阵地发颤。英英满面泪容的影子、蚕豆子的滋味、火烈的太阳，狂阔的大水、观音粉、树皮……都趁着这个机会，一齐涌上了云普叔的心头。

长工的谷子已经挑上肩了，回头叫着云普叔：

“走呀！”

云普叔用力地把谷子挑起来，像有一千斤重。汗如大雨一样地落着！举眼恨恨地对准何八爷的庄上望了一下，两腿才跨出头门。勉强地移过三五步，脚底下活像着了锐刺一般地疼痛。他想放下来停一停，然而头脑昏眩了，经不起一阵心房的惨痛，便横身倒下来了！

“天啦！”

他只猛叫了这么一句，谷子倾翻了一满地。

“少普！少普！你爹爹发痧！”

“爹爹！爹爹！爹爹呀！……”

“云普，云普！”

“妈妈来呀，爹爹不好了！”

云普婶也急急地从里面跑出来，把云普叔抬卧在戏台下的一块门板上，轻轻地在他的浑身上下捶动着：

“你有什么地方难过吗？”

“唔！……”

云普叔的眼睛闭上了。长工将一担一担的谷子从云普叔的身边挑过，脚板来往的声音，统统像踏在云普叔的心上。渐渐地，在他的口里冒出了鲜血来。

保甲正带着一位委员老爷和两个佩盒子炮的大兵闯进来了。后面还跟着五六个备有箩筐扁担的工役。

“怎么！云普生病了吗？”

少普随即走来打了招呼：

“不是的，刚刚劳动了一下，发痧！”

“唔！……”

“云普！云普！”

“有什么事情呀，甲老爷？”少普代替说。

“收捐款的！剿共，救国，团防，你爹爹名下一共一十七元一角九分。算谷是一十四担三斗零三合。定价一元二角整！”

“唔！几时要呢？”

“马上就要量谷的！”

“啊！啊啊！……”

少普望着自己的爹爹，又望望大兵和保甲，他完全莫名其妙地发痴了！何李两家的长工，都自动地跳进了仓门那里量谷。保甲老爷也赶着钻了进去：

“来呀！”

外面等着的一群工役统统跑进来了，都放下箩筐来准备装谷子。

“他们难道都是强盗吗？”

少普清醒过来了，心中涌上着异样的恼愤。他举着血红的眼睛，望了这一群人，心火一把一把地往上冒。他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谷子，都一担一担地送给人家挑走。这些人又都那样地不讲理性。他咬紧了牙齿，想跑上去把这些强盗抓几个来饱打一顿，要不是旁边两个佩盒子炮的向他钉了几眼。

“唔！……唔！……哎呀！……”

“爹爹！好了一点吗？……”

“唔！……”

只有半点钟功夫，工役长工们都走光了。保甲慢慢地从仓孔中爬出来，望着那位委员老爷说道：

“完了，除去何李两家的租谷和堤费外，捐款还不够三担三斗多些。”

“那么，限他三天之内自己送到镇上去！你关照他一声。”

“少普！你等一会告诉你爹爹，还差三担三斗五升多捐款，限他三天内亲自送到局里去！不然，随即就会派兵来抓人。”保甲恶狠狠地传达着。

“唔！”

人们在少普朦胧的视线中消失了。他转身向仓孔中一望：天哪！那里面只剩了几块薄薄的仓板子了。

他的眼睛发了昏，整个的世界都好像在团团地旋转！

“唔……哎哟！……”

“爹爹呀！……”

九

立秋回来了，时候是黑暗无光的午夜！

“真的有抢谷的强盗啊！”

云普叔又继连地发了几次昏。他紧紧地把握着立秋的手腕，颤动地说道：

“立秋！我们的谷子呢？今年，今年是一个少有的丰年呀！”

立秋的心房创痛了！半晌，才咬紧牙关地安慰了他的爹爹：

“不要紧的哟！爹爹。你老人家何必这样伤心呢？我不是早

就对你老人家说过了吗？迟早总有一天的，只要我们不再上当了。现在垄上还有大半没有纳租谷还捐的人，都准备好了不理他们。要不然，就是一次大的拚命！今晚，我还要到那边去呢！”

“啊！……”

模糊中云普叔像做了一场大梦。他隐约地了解儿子立秋不常在家的原因。十五六年农民会的影子，突然地浮上了他的脑海里。勉强地展开着眼睛，苦笑地望了立秋一眼，很迟疑地说道：

“好，好，好啊！你去吧，愿天老爷保佑他们！”

1933年5月20日脱稿于上海。